

元

史

五九

列傳卷第九十

元史二百三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

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

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

官

勅修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元史卷之九十一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
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
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
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
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
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
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
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
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

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

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
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
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
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
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
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
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
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
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
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

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刼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飢竊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

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
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
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
於太廟南忠良徃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
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
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麋
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
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
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

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
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
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
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
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
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
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
仁宗即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
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子天澤翰

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
陵川郝溫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
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王出
千劉敏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
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
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
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
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
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

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揆度日時率
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
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
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
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
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
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
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
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
以荻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

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
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
於施行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
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
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宮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父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
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
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
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蹇少所降
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
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
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
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果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

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
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
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
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
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
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
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
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採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

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
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
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
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
與腎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
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
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
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
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

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
煮藥而果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果切脉大駭曰幾殺
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
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
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
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
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
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
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
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

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
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
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鷺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
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
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
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